

◎盛世华光

# 让爱永恒传递

杨红昆 朱 镛



人敢来跟我们接触！”  
“谁说呢！当时不是有个姓李的医生来吗？她不但敢来，还敢和你们握手、拥抱、一起吃饭，记得吗？这位医生叫李桓英？她可把这里的人当亲人对待呢！”

老人的笑容立马又出现在了瘦小的脸上，说：“记得记得，咋记不得，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！是我们的李妈妈！”说到李桓英，他的话匣子彻底打开，激动地说：“当时我们这里的人没见过外面的人，也不知道外面是啥样子，抬头是山、是簸箕大的天空。有一天，人们突然看见几个人从一条泥泞的小路向我们村子走来。有人就喊，有外面的人来我们村子了，人们都从家里跑了出来，看着他们走进我们村子。只见一个老人穿着得整整齐齐，没穿隔离服，没戴手套，大家都震惊了，呆呆地看着这人，反倒是自己不由自主地往后退，与向着我们走来的这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不仅走进我们中间，还拉着我们被麻风病折磨得变形的双手，紧紧握着。随后，又掀开一些人的衣服，认真仔细地看皮肤溃烂的地方。直到后来，我们才知道这个人是从北京来的大医生，是从事麻风病防治和研究的专家李桓英医生。”

李医生来到村里时，你们当时是怎样的心情？  
老人说：“听说她是从北京来的医生，我们当时觉得就是神仙下凡来救我们的啊。她来了，我们就觉得稀奇。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她没有嘲笑也没有看不起我们。她见着我们时，询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村长？我们指着刀建新说他就是我们的村长，她就走过去和他握手，还给他一个拥抱。你不晓得啊，我们看见的人全都呆了。后来，她看一些老人的脚时，还亲手帮他们脱下鞋子，说要把鞋底垫平，不能硌脚，我们眼泪止不住地滚呀滚呀！她把我们都当人看啊！”  
老人说的这个场景，便是李桓英到勐腊的第一次考察之行。  
在李桓英离开云南之后没几年，西

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成立了皮防站。只是当时刚成立的皮防站，别说治疗病人，就连基本的流行情况和数据还没摸清楚。为了把所有情况摸清楚，勐腊县皮肤病防治站马金福和李光祥两位医生，身背药箱在全县范围内跋山涉水、走村串户。他俩经常早上7点出发，晚上10点还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摸路。日晒雨淋，蚊虫叮咬，饥饿难耐，有时还会遇上野兽的攻击。但是，他们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就掌握了全县麻风病人的情况。他们所探访到的，全是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。

1983年春天，大地上的树木吐出新芽，山上的野花争相开放，一片春意盎然。这一年自然的春天，也成为勐腊麻风病人生命的春天。因为李桓英在这个春天里，带着团队、带着从世界卫生组织争取来的免费新药，坐上了列车，和州县医务工作者一起，来到了勐腊麻风寨。

李桓英准备在这里同所有的人一起齐心协力背水一战。云南的医护人员组成了，组成了一个团队，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。在李桓英的带领下，这个团队对麻风病的防治尽心尽力。

李桓英和医护人员来到麻风寨时，还没走进村子，同行的医护人员停了下来，拿出防护服严严实实地穿在身上。李桓英也清楚，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由来已久，她并没有要求和责备他们，她自己不穿防护服，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用，径直走进了麻风寨。

一路上，李桓英一直在给同行们打气说：“我们必须大胆尝试和创新。在面对病人的时候，不仅要治疗他们的心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的信心、他们的情感与我们处在同一个目标上。”

仿佛勐腊是李桓英生活过的地方。走进寨子后，见了麻风病人，她就主动上前去和他们握手、拥抱，与他们像久别的亲人一样拉家常，坐在同一张桌子吃饭、喝水。她的大胆尝试，不仅让麻风寨的人们惊讶，就连同行的医生都十分震惊。他们感叹说：“在我们的所见里，李桓英是

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人。”

其实，李桓英这样做，是希望麻风病人能像正常人一样放松，报之以微笑。但是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却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因为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跟外面接触了。

那天我们和姓依的傣族老人聊起李桓英第二次来的情况时，他说：“李妈妈这次来，中午累了，她也不讲究什么，直接就躺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觉。我们都感动得哭起来。”

我们问他：“你们当时能想到这病能治好吗？”他说：“那时候治好治不好，我们已经无所谓了，只想活着一天是一天。因为比麻风病更可怕的，就是没有人敢跟我们接触。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样一位有名的医生，像妈妈一样来关心我们。”

是啊，李桓英的到来，像风一样，把福音吹进了每个麻风病人的心里，让患上麻风病的人们内心充满了希望。他们原本自卑、绝望的内心，仿佛被一束光照亮了。同时，李桓英的所作所为，还给基层的麻防工作者上了最生动的一课，从此消除了根深蒂固的偏见。

那天，我们在和李桓英教授对话时，她不断地说：“天底下的人都是好人。”她当时就非常清楚，疾病有时不完全靠药物治愈，爱和温暖，同样也是一种治疗。

云南勐腊麻风寨病人的麻风病治好了，他们都叫李桓英大摩摩，叫她李妈妈。他们无以言表，只有感动的泪水长流！他们哭，李桓英也哭。

1990年，麻风寨作为一个行政村，被正式划入勐仑镇。李桓英把麻风寨重新起了一个名字：曼喃醒。从此，在中国的地图上，有了一个叫曼喃醒的地方。曼喃醒，傣语意为“新生”。按傣语的意思，自从李桓英到来，便是曼喃醒了。

李桓英所有的付出和汗水，换回了无数人的健康。或许，从她心里种下誓言那一刻起，她的身上便焕发出了光亮，照亮了每一位患者，照亮了世界。她像一缕清风，把大千世界的福音传给人类的健康事业。

什么才是大爱？什么才是人间大爱？李桓英做出了最真诚的回答。她的付出和贡献，崇高而伟大。

2021年，中宣部把“时代楷模”称号授予李桓英。时代楷模，充分体现“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”的价值准则，充分体现中华传统美德。时代楷模事迹厚重感人、道德情操高尚、影响广泛深远。这不是对李桓英一个人的肯定和褒奖，而是对一个群体：所有逆行的医护人员。

爱和医疗，像春风和暖阳，吹绿了草木，山花烂漫。这样的一份爱，愿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，永恒地传递。

吐逊是一个有意思的老人，有人夸他的镰刀打得好，他没有反应。人们不解地对他说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打的镰刀又多又好，多到什么程度呢，村子里一年也就出生二三十个巴郎子（小孩），你一年要打一二百把镰刀，等于给他们准备了一辈子的收割的事情。你的镰刀好到什么程度呢，别人打的镰刀用两三年就不行了，你打的镰刀用五六年还好好好的，买了你的镰刀的人，省出的镰刀钱，可以抽好烟，喝好酒。他听了这些话，苍老的脸泛起一丝羞怯，还是不说。

但有人与他谈论镰刀，他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话语滔滔不绝。有个人告诉吐逊，他们家因为用了他的镰刀，都出问题了。原来，吐逊的镰刀很耐用，用半天也不用拿到磨石上去磨，而别人打的镰刀用两三个小时就钝了，如果不磨就等于是一块没用的铁。那人家中有两把吐逊的镰刀，他的两个儿子为了减少磨镰刀的时间，每天都抢着用。那人吐逊说，你的镰刀好是好，却让我的两个儿子变懒了。吐逊说，我的事情，是只管把镰刀打好；你的事情，是把儿子教育好。他打了一辈子镰刀，卖出后不知它们去向，现在听到别人谈论他的镰刀，好像那些镰刀全都回来了，对着他诉说在各自人家的遭遇。

吐逊除了打制镰刀外，还打制坎土曼、马具、驴掌等。有人问他，从你的铁匠铺里出去了多少铁器？他用手一指远处说，这个村庄的庄稼地里的事情，从撒下种子到收粮食回家，他虽然没有参加过一次，但都和他有关。

他的意思是，他打制出的农具遍布乡村。他与人们闲聊，聊着聊着，便聊出他和镰刀之间的趣事。有一年，他打了一批镰刀，很快被人们抢购一空，准备用于割麦子。但他在某一日说，有一把镰刀有问题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一家家去问，一把把去看出自他手的镰刀，终于找到了一把开裂的镰刀。他给买那把镰刀的人退了钱，说找到有问题的镰刀就好了，免得耽误别人割麦。有人问他，何以知道有一把镰刀出了问题？他说有一夜，他听到了镰刀裂开的声音。那人不信，说他离那把镰刀那么远，何以能听到镰刀裂开的声音？他说打了一辈子镰刀了，没有有问题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；镰刀裂开，哪怕声音再小，隔得再远，他也能听到。那人不好再问什么，对于一个打了一辈子镰刀的人来说，他与镰刀之间的感情，外人又怎能说得清楚。

镰刀之于他，还有更特殊的意义。他的妻子，是因为他的镰刀嫁给他的。当年，有人承包了大片农田，到收割时却镰刀不够，他听说拉甫乔克有一个好铁匠，就骑驴找了过来。吐逊怕忙不过来，不想接活，那人苦苦哀求，吐逊还是不想接。那人一着急说了一句狠话，你打镰刀就是为了让人割麦子的，现在我的麦子要倒在地里了，难道你眼睁睁看着不管吗？作为一个打镰刀的人，你不给种庄稼的人提供镰刀，称职吗？还不如用镰刀把自己的手剁了，从此以后不要再装样子了。吐逊被逼无奈，咬牙接了活，连续干了三三夜，打出了50把镰刀，那人及时收了庄稼。自那之后，那人没有再换过镰刀，心里一直念着吐逊的好手艺，经过几次接触，发现吐逊的心眼实得像铁一样，便把他唯一的女儿介绍给了吐逊。结婚后，吐逊跟妻子开玩笑说，你是我用镰刀换来的。妻子反驳，如果不是那一年我们家种的麦子多，需要50把镰刀，谁会理你，你这一辈子恐怕就和镰刀结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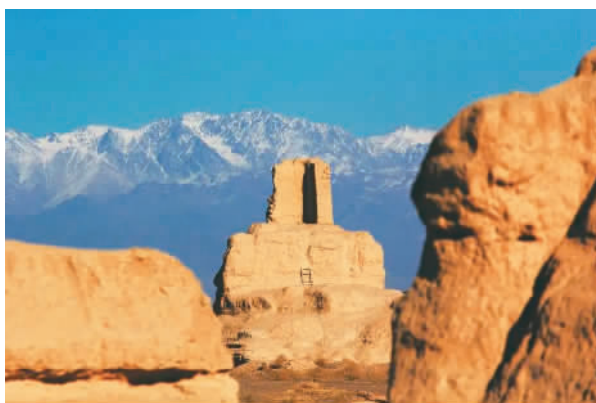
细看吐逊打制出的镰刀，是多用于收割玉米等庄稼的短柄镰刀，其镰刀比木柄稍长。这样的镰刀，其割砍的力度大，受割面积大。使用这样的镰刀，用南疆农民的话说，一个人可以顶几个人。

吐逊的铁匠铺中挂着20多把镰刀，问他镰刀的销量如何。他说卖不动的时候半年都没人问，卖得好的时候，半天就卖完了。有些人马上就要收庄稼了，才想起没有镰刀，或者镰刀坏了。那些人大多不懂镰刀，来了随便挑一把拿上就走。吐逊为此会详细询问他们的田地情况、庄稼情况，然后给他们配上适合使用的镰刀。但是有的人还是不爱护镰刀，一年下来就用坏了一把镰刀，到了第二年收庄稼时，又急忙忙活地来找吐逊，吐逊不得不又给他配一把镰刀。

说话间，果然又有一个人来找吐逊，要求吐逊给他修镰刀。吐逊嘲笑他说，你这个左撇子买买提，老干左撇子的事情，已经让自己跑偏得回不来了。原来，买买提收庄稼时用左手持镰刀。10年前，吐逊给他打制了一把专供左撇子使用的镰刀，他给了吐逊10块钱。一年后他提着用坏了的镰刀来找吐逊，吐逊劝他换一把，他怕花钱，便说吐逊的镰刀质量不行，要求给他修好。吐逊无奈，便给他修了镰刀，那把镰刀他又用了一年。就那样，他的镰刀每坏一次，便要求吐逊给他修一次，一直修了8年。他每修一次，都以镰刀有问题为由不付吐逊一分钱，吐逊越修越不高兴，但为了不让他饿肚子，便一直坚持给他修镰刀，从来没有拒绝过他。

今天他又来修镰刀，但镰刀基本上已经断裂，不值得再修了。吐逊好说歹说，他终于打算换一把新镰刀，但他要给吐逊10年前的价，还是10块钱。吐逊在他走后说，左撇子用的镰刀很难打，但只有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镰刀，如果我不管他，他到别的铁匠铺怕怕10倍的钱，也不会有人愿意打一把左撇子使用的镰刀。

离开拉甫乔克后，我一直怀念吐逊，以及他打制的镰刀刀口上闪出的光芒。拉甫乔克是遥远的，那个铁匠铺在很多时候是黑暗和冷清的，只有吐逊把一块铁拎进去，点燃炉膛里的炭火后，那股熟悉的熟铁味道，才会在铁匠铺中弥漫开来，让人觉出生命焕发生机的魅力。



## 紫阳花季里

弥生（日本）

文字，可以让我们判断出此花是生长在一个有寺庙的朝阳的山坡上的，同时，因为花的颜色是紫色，所以大诗人为其题名“紫阳花”。“虽在人间人识，又“颇类仙物”，让我们从中窥出，诗人因不知此花的花名，已经问过了寺庙及周围的人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此花何名，才自己为其题名“紫阳花”的。

当时白居易看到的是什么花，已无从知晓，但以此作为日本那漫山遍野开在6月的这种蓝色和紫色花儿的名字，却真是再好不过了，由此可见唐代日本与中国的交流，不仅有佛教文化和工商业等等，连一棵植物的名字，也如此这般传神和美好。

镰仓的紫阳花多在寺院里，以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后来知道在日本紫阳花又被称作“镇魂之花”的时候，就一下子释然了，它的确可以让人心灵得到安静，得到超脱，比起其他的花儿，紫阳花，尤其是那种蓝色和紫色的，与苍苍的古柏演绎出那种超脱和平静，那种忧郁和物哀，真的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。

我们去时，明月院里的紫阳花刚开七分，昨夜的雨依旧还湿润在花瓣儿和叶子上，沿着古朴和有着历史厚重感的镰仓石的石阶缓缓而上，我听到了那些沉寂在花里的声音，每一个时代，每一段岁月，来这儿的人都有所不同，看到的风景也都各异，但花儿给予的，一直是相同的湿润和温柔，安静和平和。

蓝色的紫阳花的花语是“希望”，是“坚忍的爱”，在2022年的这个6月，紫阳花告诉我们希望还有，爱还有，只要我们活着。

“好好地活着啊”，四面都是低语，风吹起来，语言不同，声音相似……

## 小院忍冬

杨泽文

在小院里养一棵忍冬，是父亲的建议。当初绿化小院，先栽了树，之后栽了竹，最后就缺一棵爬藤植物了。而察看小区一些住户的院子，大都选择种植爬藤花。这种原产南美洲巴西的庭院观赏藤架植物，橙色的花朵累累成串，状如鞭炮，好不热闹，极尽张扬。但也因此这份热闹与张扬，让我心里有了些不愿接受而排斥之感，以至一年过去，小院里依然没有一棵爬藤绿色植物。

记得那是乡下父母首次到我的新居过大年之后，我和妻子便领二老到老城区逛逛，没承想在一条小巷的转角处，老父亲在我身后突然停下脚步，叫住我说，回来看看吧，这儿有人在卖金银花幼苗呢。我回转身看到一位乡下装束的老人紧靠墙根抽着呛人的旱烟，面前的一块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卖金银花”4个大字，十几个方便纸盒里都装有一棵带土小绿苗，绿苗边插着一根竹签，那长得高一些的小绿苗已开始缠上竹签了。父亲说，你院子里不是正缺一棵爬藤植物么，就种养一棵金银花吧，不出两三年，就可以采收金银花了。我知道金银花学名为忍冬，各地民间则有忍冬藤、金银藤、银花藤、鸳鸯藤等诸多别名，属多年生缠绕木质藤本，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、疏散风热之功效。于是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，爽快地买下了一苗忍冬藤，回家后在小院里选了一个恰当位置小心翼翼地栽下，同时插了一根竹竿让其往上攀爬。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每天浇水，天天观察，盼望它尽快成长开花。邻居老人见了之后告诉我，种养忍冬藤最好给它搭建一个花架，让其在高处享受充足的阳光才会枝繁叶茂，也才能采收到更多的金银花。于是花钱做了一



个不锈钢材质的伞状花架，花架下还添置了石桌石凳。

一般而言，藤本植物大都好养。然而，在养护忍冬藤的过程中，只知一味地浇水和施肥，没有预防病虫害的意识，以至差一点把忍冬藤养死了。那是忍冬藤快要长至伞状花架时，只见绿色藤条不再昂挺向上，而是呈现无力下垂，先前鲜绿的叶片开始卷曲。经过一番仔细观察之后，才发现临近藤尖的一小段嫩绿枝条上，布满了不易发现的芝麻粒般绿色小虫。惊愕中急忙用手机拍了照，然后上网“百度”了一番才知道是蚜虫。于是立马下单网购消灭蚜虫的药物。藤也好，花也罢，只要认真呵护，提供必要的生长条件，总会得到应有的回报。两三年之后，小院里的这一棵忍冬藤，数不清的细枝条就已经覆盖了整个花架。春夏季节，先是花架上忍冬藤尽情抽枝吐叶，一片生机盎然，翠绿有致；然后是万千白色花朵纷纷开放，引来蜂飞蝶舞，淡淡的缕缕清香也随风飘浮于小院。

虽说岁岁年年花相似，但对于小院里一棵忍冬藤每年开放的金银花，我的感觉总是新奇而又美妙。新奇的是一根根浅绿色柔长枝条上，每个枝节对生的卵型绿叶，衬托着初开的洁白花朵，两三日之后则又变成金灿灿的花朵；美妙的金银花一律为一带二花，两条花蕊探身于外，貌似成双结对，形影不离，犹如雌雄相伴，仿佛鸳鸯对舞，令人陶醉不已。这时节，一个人静坐于花架下的清凉石凳，石桌上放一杯新鲜金银花茶，双手展一卷有关唐诗宋词元曲的线装书，喧哗就此消匿了，世界就此安静了，心境也因此澄明了……